

121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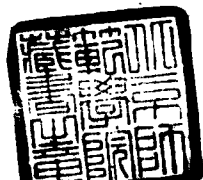
聞一多全集
四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878675

878675



聞一多全集（全書共四冊）

出版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一六六號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發行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

一九八二年八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一七〇〇二·五二 定價一三元

跋

這本集子，說出了聞一多先生一生的思想歷程，他的嚴謹的治學精神，強烈的正義感，和對民主的篤信，對廣大人民的熱愛。

一多是很會說話的，平時娓娓而談，使人忘倦。晚年思想搞通了，又擅長於說理，儘管對方有成見，固執得像一塊石頭，他還是沈得住氣，慢慢道來，拿出大道理，說得人口服心服。在大集會裏，他又會另一套，一登臺便作獅子吼，配上他那飄拂的長髯，炯炯的眼神，不消幾句話，就把氣氛轉變，羣衆情緒提高到極度，每一句話都打進人的心坎裏去。雖然，在事先並無準備，甚至連講的綱要內容都沒有寫下。

他在晚年的若干次著名的講演，都已收進這集子裏了。雖然已經變成了文字，那聲調，那情態，無法紀錄下來。但是，就是讀文字吧，也還想像得出當時的情景。舉實例說，民盟的性質與作風和戰後文藝的道路一類是說理的，使聽的讀的人都心平氣和，點頭道是。另一類像組織民衆與保衛大西南，和最後一次的講演，具有高度的戰鬥性，他說的時候，大聲疾呼，情緒激昂，聽的讀的人也立刻受了感應，發生了共鳴。

他的著作，關於古經典校註訂釋的，需要長期整理，已由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同人負責進行外，其餘全部都

已收在這集子裏，大部分都是發表過的，許多篇是手稿，有些是初稿，有的未曾完篇，例如伏羲考和神仙考，經朱弦先生的細心編綴，連接成文，雖然有些不連貫處，但是已經無可補救了。其實，豈止是手稿有缺陷，一多的著作生活，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就被扼殺了，他的志願是寫一部以人民為本位的可讀的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這個集子裏的文字，只是寫這部書的初步材料。他常說，要有一天和平民主實現了，立刻回到書房，來寫這部書。爲了這個願望，他致全力於和平民主的工作，爲了他努力於和平民主的追求，他被刺殺。他死了，死去的不止是一個勇敢剛強的民主戰士，不止是一個沈潛而又高明的學者，同時，也殺死了一部人人要讀的屬於人民自己的書，這個缺陷是無法彌補的，無法編綴的。

雖然手稿有殘缺，甚至遺集所搜集的文字，也許有遺漏，我應該在這跋文裏特別提出，負責編輯這集子的許多先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一個應該提出的是朱佩弦先生，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幾年來的老友和同事，爲了這部書，他化費了一年的時間，搜集遺文，編綴校正，遺稿由昆北運時，有一部分遭了水漬，請人逐頁揭開，請人鈔寫。他擬定了目錄，選編了尺牘，發表了許多篇未刊的遺著。並且，在他領導之下，動員了中國文學系全體同人，分鈔分校，分別整理這集子以外的許多著作。一句話，沒有佩弦先生的勞力和主持，這集子是不可能編集的。

其次是郭沫若先生。沫若先生只和一多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武漢，恰好在二十年前；一次是由昆明出國的

時候。去年上海文協開會，沫若先生就自告奮勇，願意負責一多遺集的編定。佩弦先生編集的第一部分稿子，他在酷熱的天氣裏，用三個禮拜的功夫校讀兩遍，改正了所有的錯字，並且也改正了一多原來的筆誤。他在八月十九日給我的信裏說：「稿中文字頗多奪誤，所引用甲骨文金文及小篆等多錯或誤，已一一查出原字補正。全書標點符號，已爲劃一。」全稿收齊後，又於九月二十八日來信說：「金甲文字已在原稿上一一照原文摹錄，再經聖陶先生摹寫付印，可期美觀。」可見其用力之勤和精。沫若先生是一多生前所最敬佩尊重的人，青銅時代和十批，評書是一多所最愛讀的書，前年冬和去年春天，在西倉坡的院子裏，陽光下，這兩部書曾經成爲我們談話的經常題目。最近我有機會比沫若先生先讀一多早年留美時的信札，有一封信提到二十五年後替他編定遺文的人：「郭沫若來函之消息，使我喜如發狂。我們素日讚揚此人不遺餘力，於今竟證實了他確是與我們同調者。密勒氏評論報不是徵選中國現代十二大人物嗎？昨見田漢會得一票，使我驚喜，中國人還沒有忘記文學。我立即剪下了一張票格，想替郭君投一票，後查出信到中國時，選舉該截止了，所以沒有寄去。本來我們文學界的人，不必同軍閥，政客，財主去比長較短，因爲這是沒法比較的。但那一個動作，足以見我對此人的敬佩了。」讀了這段文字，再想到沫若先生對一多的紀念冊人民英烈，和這部遺集的辛勤，我實在沒有法子不流淚，我想，沫若先生也沒有法子不流淚。

其次，應該謝謝開明書店，肯在這時候印出這部大書。尤其應該謝謝開明書店編輯部的葉聖陶先生、周子同先生、王伯祥先生、徐調孚先生、朱光暄先生、聖陶先生摹寫金甲文字，子同、伯祥、調孚、光暄先生分任校讐，所有引用

古書文字，都抽檢原書核對一過。十月二十五日聖陶先生給佩弦先生信說：「關氏全集已付排，繕鈔之稿，實多錯誤，當初以為死水紅燭必無問題，孰知鈔者所據為排印本，而排印本不惟多錯字，且有錯簡之處，校時始發覺，頗累了排字工友。其考據文字，引用處如有可疑，皆檢原書查對。」又在給沫若先生的信裏說：「期其比較精善，庶無負一多先生耳。」這部書的精善，這裏面不止是學術上的共鳴，也包含了崇高的友情。我完全同意聖陶先生的話：「此集交開明，為其幸事，」不止是開集之幸事，也是學術界的幸事。

最後，還應該提到兩個朋友。一個是翦伯贊先生，在葉聖陶先生提出開明願意印行此書之前，伯贊先生曾經告訴我，陶行知先生辦的一個印刷所，由他主持的，可以印這部書。雖然後來印刷所發生變故，沒有成為事實，這意思是值得感激的。

另一個是沈衡山先生，衡山先生建議要寫一本翔實的一多的傳記，包括家世經歷著述思想行誼和其他種種的，他願意介紹出版。並特別指出：「一多先生文字，過去拜讀太少，近見匡齋講詩，內容之精至，文字之優美，空前絕後，傾倒無已。」這建議非常好，在遺集問世以後，希望能如衡山先生的期望，有一本翔實的詩人戰士學者為民獻身的關一多的傳記，來教育，指示下一世代的人民。

一多是永遠不會回到書房了，他這個人卻長留在歷史上，他這部書卻長留在每一個書房中。

編後記

我敬佩聞一多先生的學問，也愛好他的手稿。從前在大學讀書的時候，聽說黃季剛先生拜了劉申叔先生的門，因此得到了劉先生的手稿。這是很可羨慕的。但是又聽說劉先生的手稿，字跡非常難辨認。本來他老先生的字寫得夠糟的，加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添註塗改，一踢糊塗，勢所必然。這可教人頭痛。聞先生的稿子卻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工楷，差不多一筆不苟，無論整篇整段，或一句兩句。不說別的，看了先就悅目。他常說鈔稿子同時也練了字，他的字有些進步，就靠了鈔稿子。

再說別人總將自己的稿子當作寶貝，輕易不肯給人看，更不用說借給人。聞先生卻滿不在乎，誰認識他就可以看他的稿子。有一回西南聯大他的班上有一個學生借他的詩經、長編手稿四大本。他並不知道這學生的姓名，但是借給了他。接着放了寒假，稿子一直沒有消息。後來開學了，那學生纔還給他，說是帶回外縣去鈔了。他後來談起這件事，只說稿子沒有消息的時候，他很擔心，卻沒有一句話怪那學生。

三十年我和聞先生全家，還有幾位同事，都住在昆明龍泉鎮司家營的清華文科研究所裏，一住兩年多。我老是說要細讀他的全部手稿，他自然答應。可是我老以為這些稿子就在眼前，就在手邊，什麼時候讀都成，不想就這

樣一直耽擱到我們分別搬回昆明市，到底沒有好好的讀下去。後來他參加民主運動，事情忙了，家裏成天有客，我也不好去借稿子麻煩他。去年春間有一天，因為文學史上一個問題要參考他的稿子，一清早去看他。那知他已經出去開會去了。我得了聞太太的允許，翻看他的稿子，越看越有意思，不知不覺間將他的大部分的手稿都翻了。聞太太去做她的事，由我一個人，在屋裏翻了兩點多鐘。聞先生還沒有回，我滿意的向聞太太告辭。

想不到隔了不到半年，我竟自來編輯他的遺稿了！他去年七月還不滿四十八歲，精力又飽滿，在那一方面都是無可限量的，然而竟自遭了最卑鄙的毒手！這損失是沒法計算的！他在詩經和楚辭上用功最久，差不多有了二十年。在文科研究所住着的第二年，他重新開始研究莊子，說打算用五年工夫在這部書上。古文字的研究可以說是和詩經楚辭同時開始的。他研究古文字，常像來不及似的，說甲骨文的材料究竟不太多，一鬆勁兒就會落在人家後邊了。他研究周易，是二十六年，在南岳開始；住到昆明司家營以後，轉到伏羲的神話上。記得那時湯用彤先生也住在司家營，常來和他討論周易裏的問題，等到他專研究伏羲了，纔中止了他們的討論。他研究樂府詩，似乎是到昆明後開始。不論開始的早晚，他都有了成績，而且可以說都有了貢獻。

聞先生是個集中的人，他的專心致志，很少人趕得上。研究學術如此，領導行動也如此。他在雲南蒙自的時候，住在歌臚士洋行的樓上，終日在做研究工作，一刻不放鬆，除上課外，絕少下樓。當時有幾位同事送他一個別號，叫做「何妨一下樓齋主人」，能這麼集中，纔能成就這麼多。半年來我讀他的稿子，覺得見解固然精，方面也真廣，不

折不扣超人一等！對着這作得好鈔得好的一堆堆手稿，真有些不敢下手。可惜的是從昆明運來的他的第一批稿子，因為箱子進了水，有些霉得揭不開；我們趕緊請專門的人來揭，有的揭破了些，有些幸而不破，也斑斑點點的。幸而重要的稿子都還完整，就是那有點兒破損的，也還不致妨礙我們的編輯工作。

稿子陸續到齊。去年十一月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聘請了雷海宗、潘光旦、吳晗、浦江清、許維適、余冠英六位先生，連我七人，組成「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指定我作召集人。家屬主張編全集，我們接受了。我擬了一個目，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給大家看了。委員會的意思，這個全集交給家屬去印，委員會不必列名；委員會的工作先集中在整編那幾種未完成的巨著上。於是決定請許維適先生負責周易和詩經，浦江清先生負責莊子和楚辭，陳夢家先生負責文字學和古史，余冠英先生負責樂府和唐詩，而我負責總責任。但是這幾種稿子整編完畢，大概得兩三年。我得趕着先將全集編出來。

全集擬目請吳晗先生交給天津大公報、上海文匯報發表。這裏收的著作並不全是完整的，但是大體上都可以算是完整的了。這裏有些文篇是我們手裏沒有的，我們盼望讀者鈔給我們，或者告訴我們那裏去鈔。至於沒有列入的文篇，我們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也盼望讀者告知。結果得到的來信雖然不算多，可是加進的文篇不算少，這是我們很感謝的。一方面我們託了同事何善周先生，也是聞先生的學生，他專管找人鈔稿。我們大家都很忙，所以工作不能夠太快；我們只能做到在聞先生被難的週年祭以前，將全集鈔好交給家屬去印。鈔寫也承各位鈔寫

人幫忙，因為我們錢少，報酬少。全集約一百萬字，鈔寫費前後花了靠近一百五十萬元。最初請清華大學津貼一些，後來請家屬支付一半，用遺稿稿費支付一半，這稿費也算是家屬的錢。

全集已經由家屬和開明書店訂了合同，由他們印。慚愧的是我這負責編輯的人，因為時期究竟迫促，不能處處細心照顧。鈔寫的人很多，或用毛筆，或用鋼筆，有工楷，也有帶草的。格式各照原稿，也不一律。聞先生雖然用心鈔他的稿子，但是他做夢也沒想到四十八歲就要編全集，格式不一律，也是當然。鈔來的稿子，承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各位同人好幾次幫忙分別校正，這是很感謝的！

擬目分爲八類，是我的私見，但是「神話與詩」和「詩與批評」兩個類目都是聞先生用過的演講題，「唐詩雜論」也是他原定的書名。文稿的排列按性質不按年代，也是我的私見。這些都是可以改動的。擬目裏有郭沫若先生序，是吳晗先生和郭先生約定的，還有年譜，是同事季鎮淮先生編的，季先生也是聞先生的學生。

還想轉載聯大八年裏那篇聞一多先生事略。聞先生的傳，還有史靖先生的聞一多的道路一書，已經單行了。去年在成都 李聞追悼會裏也見到一篇小傳，敝到聞先生的童年，似乎是比別處詳細些。我猜是馬哲民先生寫的，馬先生跟聞先生小時同學，那天也在場，可惜沒有機會和他談一下。全集付印的時候，還想加上聞先生照像，一些手稿和刻印，這樣可以讓讀者更親切的如見其人。

最後謝謝幫助的諸位先生。吳晗先生和郭良夫同學交來大部分演講錄，東北大學 孫作雲先生，北平師範學

院東方未明先生和一位失名的先生補充了許多篇目，潘光旦先生指出新月雜誌裏的各篇，暨南大學過偉先生寄來論文藝的民主問題，甘肅 蘄 張先生鈔來民盟的性質與作風，重慶 南開中學 劉兆吉先生鈔來西南采風錄序，卞 慧 新同學寄來給左明先生的信，梁 質 秋先生交來聞先生給他的信，還有漢口 武 漢時報李一痕先生，廣州 麥 君 鵬先生，廈門 集美中學 周 衡 生先生，北平 鐵道學院 魏 荒 弩先生，以及另一位失名的先生，也都寄來過或鈔來過稿子。可是還有幾篇文章，題目已經編入擬目裏，卻始終搜尋不到，現在列舉在下面：

甲 集 神話與詩

詩經中的性慾描寫 原載時事新報學燈

關雎篇 原載靈南某週報

匡齋談藝 係據唐亮先生繪畫展覽目錄序改作，原序亦無從搜尋。

丁 集 詩與批評

現代英國詩人序

戊 集 雜文

敗

論宣傳 原載三十一年某月日中央日報

不許勝利變質 原載三十五年昆明某報

朱自清 三十六年七月

重印後記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聞一多先生爲民主運動呼號，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那年十一月，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聘請朱自清、雷海宗、潘光旦、吳晗、浦江清、許維通、余冠英七位先生組成整理聞一多先生遺著委員會；十二月，委員會開始工作，只經過一個月，就擬定了聞一多全集的目錄。後一年九月中旬起，擔任印行的開明書店就陸續收到全集的稿件；再後一年——一九四八年八月，聞一多全集精裝四卷本出版。當時我在開明書店工作，有兩點至今還感到遺憾：一點是出版期晚了一個月，沒趕上聞一多先生被害兩周年紀念；再一點是朱自清先生在八月十二日病故，對印成的全集沒來得及看上一眼，在編輯過程中，他是花心血最多的。

說是「全集」，其實不全，朱自清先生寫編後記就列出了已經編入擬目而沒有找到的文章的篇目。明知不全，爲什麼叫「全集」呢？翻遍了這部全集前面的兩篇序文和後面的跋和編後記，都找不到答案。我回想當時大家都有這樣一種情緒：聞一多先生被反動派看作死敵，他當然是咱們的英雄；反動派消滅了他的肉體，咱們就得擁護他的精神的永生——包括他的道德和文章。給他編集子當然應該編全集，不編全集就感

到不滿足，不夠勁，不能給敵人一種威懾力量，不足以向全世界控訴反動派竟殺害了這樣一位正義的有成就的學者。當時用「全集」這個名稱，實在是勢所必然。

全國解放後不久，聞一多全集就不再重印了，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主要的一個就是不全。聞一多先生的著作，可能還有三分之一沒有收在這個集子裏，因而等待編出一部名副其實的聞一多全集來。有的同志已經在做搜集和校訂的工作，可是至今沒有完成，名副其實的聞一多全集暫時還不能跟讀者見面。三聯書店認為不能讓讀者老是等待，決定把原來開明版的聞一多全集重印一版，暫時滿足讀者的需要。我贊成這個辦法。爲了沒有全的，連不全的也不給讀者，總是說不過去的；何況全和不全是相對的，真正的全集恐怕自古以來就不曾有過。我又想到朱自清文集也停印了二十幾年了，也可以重印一版來滿足讀者的需要。

還有兩點要說一說。一點是當年出版這部全集的時候，出面的編輯人是朱自清先生、吳晗先生、郭沫若先生和我。我只做了些技術性的工作。朋友們要把我的名字列上去，我同意了，無非是願意共同負責的意思。再一點是三聯書店這一回重印這部全集，請歐陽文彬、朱光暄、王清華三位同志通體校訂一遍，校正了一些排錯的字。他們都是開明書店的老同人。朱光暄同志當年負責校對這部全集，作了許多重要的訂正。

詩選與校箋

目 録

風詩類鈔	三
樂府詩箋	九五
易林瓊枝	一三九
唐詩大系	一五三
現代詩鈔	四五一

風
詩
類
鈔

風詩類鈔甲目錄

序例提綱（存擬編綱要，未定稿）……………	五	終風……………	一四	東方之日……………	三
山有扶蘇……………	九	東門之墀……………	一五	有杕之杜……………	三
狡童……………	九	大車……………	一五	標有梅……………	三
羔裘……………	九	羔裘……………	一六	匏有苦葉……………	三
褰裳……………	一〇	將仲子……………	一六	匪風……………	四
芄蘭……………	一〇	汾沮洳……………	一六	著……………	四
遵大路……………	一	淇奥……………	一七	丰……………	四
柏舟……………	一	考輿……………	一八	北風……………	六
蟋蟀……………	一	君子陽陽……………	一九	椒聊……………	六
有狐……………	二	簡兮……………	一九	東門之枌……………	六
丘中有麻……………	三	澤陂……………	二〇	蒹葭……………	七
甫田……………	三	晨風……………	二二	東門之池……………	七
子衿……………	三	草蟲……………	二二	靜女……………	八
東門之楊……………	四	汝墳……………	二二		